

夕前

書叢說小篇長代現

以 靳

社版出活生化文

第一
部

在這一個長篇裏我企圖描寫的并不只是瑣細的家事，男女的私情，和在日趨衰落的一個大城市的家庭中一些哀感。我希望我的筆是一個放大鏡，先把那些腐爛處直接地顯現出來，或是間接地托襯出來。要知道這樣的家和這樣的人物們，——縱然他們有的也有好心腸——已經不能在眼前的世界上存在了。終於當着神聖的抗戰的炮聲響了起來，首先就把這樣的家和這樣的人打成粉碎，有路走的只是幾個一向不甘隨着那個家消沉下去的，纔逃出了滅亡。有的雖然是和困苦搏鬥，可是還能剛毅地活下去；有的則隨了大時代的號角，踏着大步走向前面去了。

對於這些時代的兒女們，我懷着無限的敬意，靠了他們，我們的民族纔能通過困苦的關頭，走向再生的大路。

春日第一回的雨落了一夜，輕輕的，稀疏的，纔適宜地均勻地灑遍地上；從天邊鑽出來的陽光，洗滌着濃黑的夜色：——覆蓋着的天頂先顯出灰藍的顏色，其次是高大的樹梢和屋頂，終於達到了每間房屋，每個角落。萬物都像是喘了一口氣，從夜的侵迫下蘇醒過來，脫去陰黯的袍子，顯出原有美好的姿容和色彩。

天晴了，昨晚還爲人憂慮的連綿雨已經停止，那碧藍的天色，很難使人想得到昨夜是落過雨來的。空中却吹着一點風，夾了一些春日不應有的寒冷，激蕩着這裏和那裏，隨風送過來的的是被這一番春雨引發起來的野草和潮濕的土壤的香氣。

鴿羣愉快地在空中翻飛，歇了太陽，輕滑地在空中轉着身子，溫煦的陽光像是爲它們穿碎了，也許顯得更柔和了，嗡嗡地響着的是掛在它們身上的鴿鈴。

一朵白雲浮在天上，幾乎像是透明的，在藍天上飄着，自如地舒展和卷縮，隨了風向在緩緩移動。從哪裏來的呢，將要飄到何處去呢，沒有主宰，沒有動向，它自己也許就是茫茫的吧？也沒有人能知道，像那些終日活在夢裏的人，莫知所來莫知所從地活在這地上……

纔從土中鑽出來的草的嫩芽上，頂了嬌爛的珠子。夜雨留下了珍貴的遺贈，陽光加上了
一閃一閃的光輝。它們炫耀地佔滿庭徑和原野，充分地展現着，使人們十足敏銳地感覺着春
天是來了。

傍了那條有龐大河身而只有細流的河，有一座兩層樓的建築。（其實那不止是兩層，近
屋頂像天窗一樣的兩扇窗，說明那邊有一兩間低矮的頂樓，想來那是堆積什物的所在）。前
面就是秋景街的盡頭，這段路很少有行人，顯得很靜僻。可是只要再朝西走兩條街，那就有
一副繁華的街景。

這座建築的四周圍了五尺高的矮牆，那上面覆滿了植物的蔓藤，像無數尾的蛇交纏着，
僵伏着。在夏日一定有繁茂的枝葉包滿了牆頭，在冬天和初春，只看到裸露的枝幹，引起一
些人的荒涼之感，那座面南的綠漆門，為陽光和風雨蝕褪了顏色，快要變成灰白了。掛在上
面的一方「武進黃寓」的銅牌也黯然無光。原就是深灰色的建築，也顯得荒蕪了，至少也看
得出它的主人已經不能把精力分到它的上面，任它敗壞衰殘下去。

進門的右邊十幾步，有一個乾涸了的花池。看到那四周太湖石堆砌的形狀，知道它也會
耗費過巧匠的一番心血；可是已經沒有一滴水，那不平的池心，掃除要費些手腳的，積了很

厚的風土。去年秋天落下來的美葉，也都堆在那裏，它們必是由一季的風的吹動，終於都落到這低下的所在。和了積雪，在春日裏起始溶化了，那些葉子轉成烏黑的顏色，腐爛着，發出難聞的氣味。

池邊是一座小亭，亭子的欄杆原是排了卅字不到頭的花樣，可是有的斷了，有的缺殘了，正襯合着在它左邊寥廓的小竹林。從那裏建築到這座小亭有一條碎石鋪成的徑路，彷彿比沒有路的地上更不平整；通到大門的那一條因為時常有人走像是好些，可是中間的那座藤蘿架的橫木倒下來，也沒有修理，就放在一旁。包了樹幹的稻草，被風吹散了，就是那麼零亂地掛着。

一條灰黃色的狗懶惰地睡在門後，把鼻子藏在腹下；但是它的耳朵仍然豎在那裏，時不時地張開眼睛，什麼也沒有看見，就又閉上了。

一羣覓食的麻雀在院中落了下來，細碎地鳴叫，朝地上啄着。這次它張開眼睛就不再閉上，緩緩地把鼻子從腹下縮出來，輕輕地站起，把腳爪縮得很妥當，悄悄地移着腳步。它筆直地望着。然後猛然蹣跚過去；可是那羣麻雀還沒有等到它撲上來，就驚恐地嘈雜地叫着飛開了。

它失望地立在那裏，兩隻耳朵垂着，懶散地踱回去。正在這時候突然有一個輕細的女人的聲音在呼喚它，它就停住了，仰起頭極力地幌着身軀，搖動着尾巴。

「費利……費利……」

一個纖瘦的女人的身形在二樓的平台上顯出來，她俯着上半身，低低地叫喚。她的聲音并不大，因為她知道這時候別人還都睡在那裏。可是那隻被叫着的狗，得意的跑着，跳着，在地上滾一回。（這是很不幸的，因為它這樣一做，它的毛就粘了不少泥土。）平台上的人，搖着手，低低地叫着它，好像要它不要那樣做；可是它却高興地吠叫起來：

「汪，——汪，——汪汪汪……」

它先還是一聲一聲的，隨着就連下去；她有點急了，不去理它，逕自又走進房裏去。

靜宜兀自站在那裏，已經有很久很久的時候了。雖然昨夜睡得很早（那就是說還不會到十二點鐘）可是她睡得并不安恬，她總在牽記着一件事似的，時時醒了來；真是再也睡不着的時候，天還沒有十分亮。她覺得很疲乏，可是再也不能睡，就躺在那裏用手掌揉着眼睛

這時候天光纔從沒有拉緊的窗帘那裏顯出灰白的影子，一切都很安靜，雨也像停了。她聽到座鐘走着的聲音，就坐起望過去，在暗中塗了燐光的鐘針，指出還有一刻就是六點。突然那座鐘喧鬧地響起來，她纔要跳下床去止住它，就看到一隻手的影子迅速地把它取下去，只一撥它就停止了。好像很熟練，撥過的人又繼續睡下去。她微微地笑了，她記起來昨晚靜玲睡到床上的時節還和她說：

「大姊，明天可不要忘記叫我來，至遲六點鐘總要爬起身，我不該睡得太多，我要練習喫苦！——其實不要緊，你看，我的鬧鐘也開好了，你要是睡忘了，它會把我們兩個都吵起來。」

她悄悄地披了衣服，溜下床來，把窗簾輕輕地拉開一半，這樣她看清了還香甜地睡着的靜玲，在她那圓潤的紅潤的臉上還帶了一點笑容，枕旁堆着昨天纔從學校裏抱回來的幾本書，可是和她睡在枕上的還有那個每晚不離開她的萍囡囡，纔被她抓下去的鬧鐘也擠在那裏。靜宜在心中笑着，走過去把落在地上的棉被替她蓋好，把鐘拿起來放到小桌上，再輕輕地把那個萍囡囡也爲她移開。這時候她張開兩隻大眼睛，望了望，什麼也不說，閉上眼又睡下去。忽然她覺到有一陣噓噓來了，怕驚起還在睡着的靜玲，就急急地用手絹掩了嘴。她那蒼白的臉漲紅了，眼睛裏也滿了淚。她就趕忙把衣服穿好，紐好，推開門站到平台上去。

她已經有二十七歲了，雖然青春會一番駐足之後又遠遠地離開，可是她那美好的臉型仍是一點也沒有變遷。她披了快要到兩肩的烏黑長髮，顯得她的臉更瘦了些；纖白些；因爲臉的顏色，就襯得她的一雙眼睛更大更黑。那雙眼睛一點也不使人感到恐怖，當她注視着的時候，隨着她的眼光投上去的是溫柔，同情，好像要來洗滌別人的靈魂似的。一顆不良的心會在那下面戰抖，和善人却會覺得她是更可敬愛些。在眼眶的周遭明顯地露出了青暈。在青暈的下面，看出一些散佈着的灰黑的斑點。并不十分多，若不是和她極近地面對着是不會看出來的。她有不高不低的身材，只是瘦了些，顯得像是高了些。她的嘴十分秀美，卻沒有紅潤

的顏色，她的手是瘦長的，垂着的時候，看得出青色的筋絡。

她站到平台上，清新的空氣像水一樣地洗着她的全身，她微微地打了一個冷戰，她把兩隻交叉的手放到腋下，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就憑了欄杆佇立。朝左邊望去，那條河南北地躺在她身中狹小的水流緩緩地淌着，只是一夜微雨，就顯得那水流更大了些。她還記得當她只有十幾歲的時候，那河流是很寬廣的，到晚上她最歡喜一個人坐在平台上細數來往船上的燈火和滑溜的船夫的歌聲。可是還許多年來這河就乾了，只空有一個河的名子。每年她都盼望夏雨會使那條河重復像一條河，但是只有失望每年等了她。生在河心傍了流水的一排垂柳，雖然還沒有生出葉子來，却伸着漸漸柔弱的枝條，在空中輕輕地拂動着。有的已經垂到水面，掃着漾在上面的絲絲波紋。

她把右手縮出來，掠着自己的頭髮，覺着臉和手都是涼的。她把眼看到遠處去，青灰色連接起來的天邊，在地面上曳長着，無盡地伸展着。她極力看過去，那只是一片茫茫，什麼也不會望到，鴿鈴正自像謎似地在頭上響着。

她像呆了似的站在那裏，不知道是想些什麼或是什麼也沒有想。只是那忽遠忽近的鴿鈴帶了她，那含一點迷惑性的聲音抓住了她的心，她連自己也忘記了似地站着。那羣鷺飛起來

的麻雀擾亂了她，她纔像醒了似地望下去，正看到那條失望的狗悽惶地站着，她就輕輕地叫着它。

她看到它的歡躍，它的得意；她生怕會驚起了別人，就急急不再管它，走到房裏去。

工廠的汽笛正自把那由細而粗的聲音塞滿了空中，整個天地都被它攪動了似的。

靜玲還是紋絲不動地睡在那裏，她心裏想：「我是不是要把她叫起來呢？」她站在那裏猶豫了一下，終於又提着脚步到間壁的小房裏去梳洗。

「是的，七點鐘，……我七點鐘一定得到了那邊，……談半個鐘頭就够了，……那麼，那麼至遲八點鐘我又能趕回來，……什麼事情也不會耽誤」。

她一面洗臉一面在心裏計算着，自然而然地就快起來，很怕誤了事情。她又回到自己的房裏，換一件深青色的薄棉袍，穿好鞋子，還披上一件很大的毛披肩，纔悄悄腳地出來。她輕輕地溜進母親的房裏，用手搖醒了睡在小床上的阿梅。

「呵，呵，誰，誰？……」

阿梅驚恐似地叫着，可是她立刻就低低地說：

「不要臉，是我，是我。」

「大小姐麼？真嚇壞了我！」

阿梅這時候也把聲音低下去，一面坐起身來。

「太太昨天晚上睡得好麼？」

「好，好，安靜極了……」

「是麼？怕是你自己倒在床上就死睡，什麼事也不知道。」

「不會的，大小姐，您這下把我說成什麼了。」

她輕輕地，走向母親的床邊，因為緊閉的窗簾，她只看到母親清瘦的臉的輪廓。她俯下身去聽，聽到那均勻的輕微的鼻息，她的心纔放下來，又蹣手蹣腳地走出去。在房門那裏，她正碰到那個粗眉粗臉的阿梅在扣衣服。

「阿梅，這時候我要出去一下，——」

「這麼早您就出去？」

「你不要多問，回頭到七點鐘不要忘記把五小姐叫起來，我大半八點鐘就回來的。」

「是，小姐。」

「你不要東跑西跑，提防太太會叫你。」

「我知道，大小姐。」

阿梅儘量儘氣地笑着，露出她那不齊整的牙齒來。她今年只有十五歲，是一個沒有定性極容易受別人影響的女孩子，她看到別人好的就想模倣，可是到了她的身上連她自己也覺得不怎麼好了。她雖然比靜玲還小，她却早就喜歡裝扮。

靜宜走下一半樓梯又走上來向阿梅吩咐一次，很怕她沒有安頓好或是她會忘了似的。

「妳儘管去吧，這一點事我還能辦不好？」

靜宜纔又輕輕地下了樓，撥開鎖，拉開門走出去，纔把門順手帶上，費利就一面跳着一面跑了來。

「不要叫，……費利……不要叫……」

她朝着大門走去，費利就在她的左右旋轉，時時在地上滾一遭，又撲到她的身上來。她走到門房那裏叫着：

「老王，老王——」

沒有人回應，她就一面敲着窗上的玻璃，一面還在叫着。

「哦，哦，大小姐，您等一下，我就出來了。」

不久門拉開了，老王披着他那皮毛朝外的老羊皮袍子，糊里糊塗地走出來。費利看見老王走出來，跳上去在他那堆滿繡紋的臉上舐了一下。老王一面推下它來，一面叫着：「畜生，畜生」。

「汽笛都叫過了，你還不起，這怎麼成呢？」

「唉，大小姐，您不知道，您不知道，……」

老王並沒有說出他的理由來，趕着就轉了話頭：

「您這麼早就出去呵！」

靜宜沒有回答他，他就趕着把大門的鎖開了，拉開鐵門栓，照例恭敬地問着：

「您什麼時候回來？」

「過一會就回來，去，你把費利拉住，我不要它跟着我。」

「是，大小姐。」

老王一面應着，一面拉住費利，讓她走出去，正在這時候，頂樓上的小窗推開了，一張像貓一樣的小圓頭顯出來張望着。等到大門關上了，那小窗也隨着關上了。

自從十多年前這房子造成的時候，有着貓臉的她就隨同了一些不應用不應時的衣物填滿了這頂樓。那些衣物有的更破爛了，被檢出來丟去，有的在陰黯的角落裏發着霉敗的氣味；可是她却越活越硬朗，越有趣味，而且那兩隻眼睛，真像背地裏別人說的一樣，冒着慷慨火一般的綠光。

她今年只有三十九歲，是父親的最小的一個妹妹。她在二十歲那一年出嫁的，她的丈夫那時候正害着很重的病，本打算藉迎娶的喜氣可以沖去病魔，沒有想到不過兩年那個丈夫就死了，丟下她一個，雖然還有一大家人，就是因為那家太大了，使她受着無盡無休的氣，那個好心地哥哥就跑去和她說：

「走，青妹，犯不着在他們這兒嘔氣，跟哥哥走，怎麼樣也有你的喫、穿、住、……」於是她真就來了，一天，兩天，一年，十年，——這樣將近二十年了。

每個人看見她一定以為她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至少也就要到了半百的年齡。她的臉和身軀都好像和年月走着相反的路，一天天地縮了，小了，小小的圓臉，劃滿了縐紋，像在大

太陽下曬了十多天的小東瓜，使人看見了就觉得很不舒服。圓圓的小眼，圓圓的鼻頭，額骨那裏總是紅紅的顏色。那不知道是生來的血色，還是每天把胭脂塗上去。可是每天她總要抹粉却是事實，白色的鉛粉填在縐紋裏，不止不能顯得她年青，更把她顯得老一點。整個地說起來她的臉像一張貓臉，她原養了一匹叫做花花的貓。不知道是她的臉像貓還是貓的臉像她，總之一眼看到她們就自自然地找到相似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貓的嘴邊有幾根鬍子，她的嘴邊却真是光光的，什麼也沒有。

她走起路來也像一隻貓，總是悄手悄腳，一點聲息也沒有，常是走到別人的身旁纔被發覺了，就驚惶地一面輕輕拍着胸口一面說：

「可真嚇死我了，連點聲音也沒有就來了，怕不嚇掉了人家的魂！」

當她年輕的時候，正如她那時候一切的年輕的女子一樣，總是要把自己隱藏起來。這樣就使人摸不到她的性情和思想，（若是她也有思想的話，）不過說起來總算是善良型的人物。自從成了寡婦之後住到哥哥的家中就顯然有些不同了，她已經不像少女那樣含羞，那樣怕事；孤寂不調諧的生活使她的性情也向着乖僻的路。

最初好像是藉口思念死去的丈夫，時時哭泣着，陰着臉子。她的眼淚好像是無盡的泉源

，隨時都可以流下來。更是別人高興的時候，她會當着人的面垂淚。勸解着她，她就說：「我們哪還能那份快活的心腸，我是死去丈夫的人了，我知道應該怎麼樣來做寡婦的。」

雖說是把她和無用的雜物都丟在頂樓裏，她自己也有一間很寬敞很精緻的屋子。只是屋頂顯得低一點，夏天的時節不如樓下那樣陰涼。那間長方的屋子擺滿了從前陪嫁的傢俱，那麼多，使走進去的人很難下脚步。箱子裏也裝滿她從前的衣物用品，她從來也不肯拿出一點來，她常恨恨地說：

「我情願它們都壞掉，我也不能拿給別人，那都是我的命，我還有什麼親的熱的？」

可是她很盡心收拾保護她自己的物件，每天她化去一半的時候去揩拭那些桌椅櫃櫥，她不要別人動手。（其實她甚至於厭煩別人走進她的房裏。）有時候她把那嫁時的衣箱拿出來呆呆地出神，那時候她仰起頭來望着牆上的和真人一樣大小的一張男人照片。她絕不懂得愛，可是她有時候很想念他。

她極愛那隻白毛黑斑的貓，她還特意爲它在窗上和門上取掉一塊玻璃，好使它出入方便；可是惹怒了她的時節，她恨命地打它，幾乎像要打死的樣子，嘴裏還像斥責一個人似地